

巴爾札克

天才人文藝術家

文／甘佳平 國立中央大學法文系助理教授

巴爾札克自許為「文學拿破崙」（Napoléon des lettres），並立志表示將用筆完成拿破崙用劍無法完成的事。其《人間喜劇》是由137部作品組合而成的巨作，記載了各個階層社會及各行各業的人在全國各地的生活狀態。在簡單敘說故事的背後裡，反應的是作者終其一生的鑽研及思考，一個改革社會的夢想。

一般而言，台灣讀者對「巴爾札克」的認識僅限於《高老頭》（*Le Père Goriot*, 1835）及《歐也尼·葛朗台》（*Eugénie Grandet*, 1833）這二本小說，只能大略知道作者為法國19世紀偉大文豪、寫實派作家等。而這一切認知的起源可能都得感謝戴思杰（Dai Sijie）的《巴爾札克與小裁縫》（*Balzac and the Little Chinese Seamstress*, 2003），成功地將法國與中國文化連接在一起。只可惜，這小說（後改編成電影）裡談到巴爾札克的部分有限，只強調其作品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歸類為「禁書」，因為書中談及的人事物都反映了封閉中國所不能接受的世界，「一個有關於女人、關於愛情、關於性愛的世界」。

因此，究竟這個不被20世紀中國所接受的法國作家為何人？其作品特色為何？又有何成就及影響？

生平

巴爾札克於1799年出生於法國中部杜爾城（Tours）的一個中產階級家庭。父親是一個懂得如何在亂世中攀附關係、出人頭地的人；母親則小父親十多歲，一生痛恨自己門當戶對、沒有感情基礎的婚姻，對小巴爾札克也顯得相當苛刻，8歲即被送進校舍，獨自生活。母親一整年探望他不到兩

次，但對自己與情夫婚外情生下的小兒子亨利¹則格外寵愛。嚴重缺乏母愛的巴爾札克一直到母親臨終前都沒有辦法原諒她的無情冷漠，並將這份愛的需求轉移到比自己年齡增長許多的情婦身上。於是，年長他20歲的貝妮夫人²（Laure de Berny）變成剛滿20歲的巴爾札克努力追求的對象。除了寫作及金錢上的幫忙外，與貝妮夫人的接觸也使巴爾札克觀察到上流貴族社會的生活與思想，從此對政治有了新觀感，於是開始接近保守派（保皇派），與熱血沸騰的革命黨員漸行漸遠。

寫作生涯初步對巴爾札克是非常艱辛的。父親期望他可以成為傑出的律師，但他卻在20歲時對哲學及文學創作激起了一股熱情。好不容易說服了家人給他兩年的時間證明自己的才華後，他卻苦於找不到自己的風格，一味地只想要成功、盲目地迎合當時的寫作潮流。心虛的他只能藉用匿名來發表作品。一直要到1829年巴爾札克才開始有勇氣以真名示人。在這之前發表的作品，除了評論家及文學雜誌無情的抨擊外，就連他自己也曾在1834年

1 巴爾札克將對弟弟亨利的厭惡寫入《30歲的女人》（*La femme de trente ans*）裡，在他的眼裡，過於受寵的亨利只是一個扶不起来的阿斗。本文注釋均為作者所注。

2 在貝妮夫人離世後（1836），巴爾札克將這份思念與長達12年的感情寫入《幽谷百合》（*Le lys dans la Vallée*）。

對自己下了嚴格的審判，認為這只是些「毫無價值的文學創作」（cochonneries littéraires）³。不過，可以確定的是，這近十年的寫作磨練對他日後的文學成就是絕對幫助的。

1829年為巴爾札克一生轉變最大的一年。在寫作中得不到成就感的他，於1825年開始置身於出版事業，並在1827年不顧一切砸下大錢成立自己的印刷公司，但年少不經事的他並不懂得金錢掌握及完善經營，終於在1829年宣布倒閉⁴。除了驚為天人的巨額負債外，巴爾札克也同時下了一個重大的決定：專心致力於文學創作。於是，同一年裡，他成功地出版了二部引起廣大迴響的小說：《婚姻生理學》（*Physiologie du mariage*）及《舒昂黨人》（*Les Chouans*）。即便當時文學界對他的寫作風格仍持著保留的態度，但他細心的觀察及對傳統婚姻的犀利批判已使得他的名氣得以在巴黎文學沙龍⁵（les salons littéraires）裡快速攀升。

從此之後，巴爾札克的寫作事業如日中天，隨而伴之的是一段段刻骨銘心的愛情，而這些豐富的愛情史也是他政治立場搖擺不定的主要原因之一。1829年，在多次巴黎拜訪後，巴爾札克開始和鉅瑪·卡羅（Zulma Carraud）書信聯絡，這位「好朋友」心繫社會問題，支持拿破崙革命軍（左派），對巴爾札克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但3年後，受到卡斯特公爵夫人（la duchesse de Castries）的左右，巴爾札克開始積極地參與右派政治，除了投稿寫下大量的時事文章之外，亦曾數

次向保皇派毛遂自薦表示參選的意願。翌年，另一位保守派的貴族女人走入了巴爾札克的生活：昂斯卡伯爵夫人（la comtesse Hanska），一個來自於波蘭的忠實讀者。由於波蘭當時尚未受到革命思想的衝擊，貴族與國王的社會地位仍然相當穩定崇高，因此，在昂斯卡夫人17年的薰陶之下，巴爾札克更是傾心於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這個想法無疑地奠定了他日後的寫作方向。

除了這些情婦的陪伴與支持外，巴爾札克還有一個成功的祕密：咖啡。為了可以一天連續18個小時，幾乎不眠不休地撰稿、修稿、校稿，巴爾札克強飲大量的黑咖啡，還甚至將如何沖泡出高濃度的提神咖啡寫在《現代興奮劑》⁶一書裡，與讀者分享自己多年心得。在書中，他巧妙地將寫作比喻為「作戰」，而咖啡，即是可以幫助他領導各軍隊打勝戰，順利交稿的祕訣。可敬的是，雖然巴爾札克一直都十分清楚這「毒品」對他健康造成的嚴重傷害，但為了能夠不斷地自我超越，他選擇像個「藝術家」（artiste），以自己的生命去換取更高的成就。在見證自己生命殆盡的同時，作者也體悟出一套自己的生命哲學：若為了理想而在很短時間內快速地耗盡自己的「生命能量」（*énergie vitale*），我們就會像個從頭部開始燃燒的「人型蠟燭」，燒得特別亮、但也特別快。巴爾札克在40多歲就有健康問題，51歲即英年早逝。

人間喜劇

《人間喜劇》，是指一個由137部作品組合而成的巨作，除了96本小說外，還包含了散文、短評、寓言及神怪故事等。《人間喜劇》分為3部分：「風

3 Correspondance, le 2 avril 1822, Roger Pierrot, Garnier, Paris, 1960-1969. t.I. p. 158.

4 巴爾札克將這些關於印刷的悲慘經驗寫入《幻滅》（*Illusions Perdues*, 1835-1843）。

5 愛好文學的貴族或中產階級常會在家中設立「文學沙龍」，吸引文學家前來討論交換意見。

6 《人間喜劇·前言》，t.I. p.18。

俗研究」、「哲理研究」和「分析研究」。「風俗研究」探討社會現象；「哲理研究」則是解釋造成這些現象的原因；「分析研究」進而更深入這些原因做分析及研究。其中，又以「風俗研究」的創作最為重要，可再依故事情節細分為六小類：「私人生活場景」、「外省生活場景」、「巴黎生活場景」、「政治生活場景」、「軍隊生活場景」、「鄉村生活場景」。各類大小人物一共有六千多人，可以追溯出血緣關係的人物約有一千多人。

《人間喜劇》的概念是在巴爾札克在1841年提出的，當時他已有十多年的寫作經驗了，也累積了一定的寫作量。為了整合1829年後出版的小說，給予一個整體的結構性，他語出驚人的表示要將上百本的著作結合成一部有連貫性的小說。為了實現理想，加強小說及人物間的關係，他開始大量地使用「人物再現法」（le retour des personnages），讓部分特定人物在多部作品裡反覆出現，使讀者對這些人物能有更深層、更多面的了解。此外，作者還常藉由不同人物的對話及「閒談」，勾喚起讀者的記憶，使其能察證人物的變化與成長。因此，相較於一般傳統小說，《人間喜劇》結構緊實、環環相扣、相互呼應，其中的人物是會改變的，是「活的」、有「人性」的。在作者竭盡心力的整合與安排下，人物間緊密的關係發展出了一個獨立而完整的社會，一個名副其實的「巴爾札克世界」（le monde balzacien）。

這樣一個多變性的想法來自於巴爾札克十多年來對周遭生活人事物的細心觀察及體悟。他察覺到「人性」（l'Humanité）和「獸性」（l'Animalité）⁷其實是非常相似的。為了能夠生存於社會或大自然裡，人類如同動物，會發展出各種因應變化。因此，《人間喜劇》，特別是「風俗研究」，的主要概念就是將人依特屬性質編排

分類，再予以分析研究。但由於每一種「種類」（type）的人物有可能會因際遇的不同而發展出截然不同的結果，亦或是同一個人物，有可能會在兩部小說中顯現出完全不一樣的個性及表現，因此，「人物再現法」是一個可以高明地呈現此種人性複雜關係的方法之一。

事實上，「人物再現法」最早出現於1835年，這轟動一時的《高老頭》也因此被公認為《人間喜劇》裡最重要的一部劃世紀小說。人物哈斯提涅（Rastignac）早在1832年就曾出現在《女人學》（*Etude de femmes*）及《其他女人學》（*Autre étude de femme*）裡。自此之後，「人物再現法」被廣泛地運用，哈斯提涅在整個《人間喜劇》裡反覆出現二十餘次。銀行家紐辛根（Nucingen）現身百餘次，創下最高記錄。越獄逃犯佛特漢（Vautrin）在被逮捕入獄後，於1838年出獄，並現身於《煙花女榮辱記》（*Splendeurs et misères des courtisanes*），且在此書的末章節（1847）裡搖身變成知名警探。另外，醫科學生碧昂首（Bianchon）變成《人間喜劇》遠近馳名的名醫，醫術精湛到可使人起死回生，就連巴爾札克本人在病入膏肓時，都還忘情地大喊他的名字，因為只有碧昂首救得了他。因此，《高老頭》為《人間喜劇》龐大規模的扎實基底，堪稱《人間喜劇》的最佳代表作，探討的主題已包羅萬象：金錢、政治、社會、友情、親情、愛情等。藉由人物雜居於平民旅館所發展出來的複雜關係，巴爾札克成功地將人生舞台與文學小說結合在一起。

7 1842年，在《人間喜劇·前言》中，巴爾札克指出：「法國社會就像個歷史家，我的工作只是當它的秘書」。

在這史無前例的偉大文學工程後，藏有作者的雄心壯志，即是將法國19世紀社會完整地抄錄下來。為此，巴爾札克自許為「文學拿破崙」（Napoléon des lettres），並立志表示將用筆完成拿破崙用劍無法完成的事。因此，《人間喜劇》記載了各個階層社會（貴族、中產階級、平民）及各行各業的人（醫生、銀行家、軍人、商人、神父等）在全國各地（巴黎、外省、鄉村）的生活狀態。為了使人物能完整地重現於讀者眼前，作者細心地描述所有細節，從住所、家具、衣著、生活習慣到往來對象，無一遺漏。事發的歷史背景也當然不忘交代清楚：法國大革命、波旁復辟、七月革命等。最後，再巧妙地賦予人物不同的鮮明個性，使其成為所謂的「經典人物」，例如：葛朗台代表吝嗇、高老頭代表親情、紐辛根代表金錢、佛特漢代表黑勢力、哈斯提涅代表不擇手段的利益主義者（arriviste）等。

若我們結合以上談到的三點：「人性與獸性」、「人物再現法」到「經典人物」，我們可以意識到《人間喜劇》的真正主旨：描寫人如何在一個弱肉強食、社會制度正在快速瓦解的社會裡求生存、累積財富、邁向成功。哈斯提涅在《高老頭》裡的心路歷程即為當時所有想成功之青年的最佳寫照，要想在一個失去規範的社會裡成功，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埋頭苦讀，但成功之日遙遙無期；另一個選擇則是接受殺人犯佛特漢的協助，昧著良心快速地求取功名。哈斯提涅表面上是拒絕了佛特漢的提議，但這決定似乎沒有讓他決心走向正途。《高老頭》的最後一幕即是在描寫人性如何在這無情社會下被毀滅。在葬下高老頭後，哈斯提涅立即動身前往銀行家紐辛根家，與紐辛根太太結下一段不解之情。在接下來的小說裡，哈斯提涅已不再是《高老頭》裡那天真單純的學生了，而是一個

懂得如何踩著別人頭頂往上爬的「個人主義者」（individualiste）。這樣一個人性醜態也可以在高老頭和女兒們的關係中觀察出來。兩個女兒們為了成功、為了能進入上流社會、脫離俗氣不堪的中產階級，已完全失去了最基本的人道觀念：自己父親的求見及喪禮竟沒有一個舞會來得重要！紐辛根或許不是《人間喜劇》裡最完美的人物，但他代表的金錢勢力是連畢生寫作還債的巴爾札克也無法不屈服的。

也因此，《人間喜劇》並不像巴爾札克謙虛地表示那樣僅只為了誠實記載當時社會的一切現象⁸。如果「風俗研究」只是為了描寫社會問題，那麼，「哲理研究」和「分析研究」則是偏重在分析、解說社會的運作狀況。但是，常常這之間的分界也並不是那麼地明確——社會問題的揭發常伴隨著一定的分析解釋及衷心的建議改革（與黑勢力合作或許可以是一個轉變？）。也因此，在簡單敘說故事的背後裡，我們隱約可以探索到作者偉大重建理想社會的動機。他藉由小說揭露當時社會人心的醜態過分的野心、虛榮心、自私自利和投機取巧等），將他個人的理想與他細膩的觀察力及豐富的想像力結合，使讀者在探險19世紀社會的過程中亦能感受到作者的敏感處及其高尚情操。這「不能自我」的情感投入也使得巴爾札克的成就遠超過於一般的小說家，《人間喜劇》也不再只是一部普通

8 « Tous ses livres ne forment qu'un livre, livre vivant, lumineux, profond, où l'on voit aller et venir, et marcher et se mouvoir, avec je ne sais quoi d'effaré et de terrible mêlé au réel, toute notre civilisation contemporaine, livre merveilleux que le poète a intitulé Comédie et qu'il aurait pu intituler Histoire... Livre qui est l'observation et qui est l'imagination; qui prodigue, le vrai, l'intime, le bourgeois, le trivial, le matériel et qui par moments, à travers toutes les réalités brusquement et largement déchirées, laisse tout à coup entrevoir le plus sombre et le plus tragique idéal. »

的文學作品，它反應的是作者終其一生的鑽研及思考，一個改革社會的夢想。

成就與影響

雖然巴爾札克的創作時期只有短短的二十多年，但他的成就卻是少有人能並駕齊驅的。他在文學領域裡創下的高度藝術連當時享有盛名的雨果也不得不感到敬佩。除了連夜趕到巴爾札克家只為見他最後一面，並將個人哀傷心情寫在《巴爾札克的逝世》（*La mort de Balzac*, 1850）一文外，雨果還在巴爾札克的喪禮上敬詞，輓悼這位文壇巨人：

他所有的小說組合成一部巨作，一部生動的、鮮明的、有深度的著作，裡頭的一舉一動都取自於我們近代的文化，看得讀者們感到莫名的膽顫心驚。這位詩人稱他偉大的作品為「喜劇」，但他應將他命名為「歷史」的……這本書匯集了觀察力與想像力，重現真理、私密、中產階級、粗俗平庸及物質等現實生活，但在歷經了真實事件的快速震盪毀壞後，瞬間只留下最暗淡、最悲慘的理想。

就連當時著名的文學評論家——波德萊爾（Baudelaire），也在巴爾札克離世後致上了他最崇高的敬意，以最貼切入微的方式點出《人間喜劇》最值得令人欽佩的地方——每個人物的真實活現都是作者用心及自我投入的結果，每個人物都是巴爾札克的化身：

在他個人感情的驅使下，所有的人物都被賦予了高度的生命力。他的故事就如夢想般的絢麗耀眼。總之，他筆下的各個人物，即便只是個看門員，都具有才華；每個靈魂都被注入了溢頂的堅強意志力。⁹

巴爾札克及其作品所開創的文學高峰也成了後輩敬仰、學習的對象。左拉（Zola, 1840-1902）可算是被影響最深的作家，無論在題材選擇或是寫作技術上都可明顯地看出他對前人的崇拜。

《盧貢－馬卡爾家族》（*Les Rougon-Macquar*, 1871-1893）是繼《人間喜劇》後另一部由20冊小說組合而成的著作，人物約有一千二百餘人，故事內容亦反應當時社會情景，為法國第二帝國的一套百科全書。除此之外，巴爾札克對福樓拜爾（Flaubert, 1821-1880）亦帶來不小的影響，即便後者堅決否認其可能性。無論如何，《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 1856）及《感情教育》（*L'Education sentimentale*, 1869），這二部自傳式的愛情社會分析小說都和巴爾札克的寫作風格「不謀而合」。就連普魯斯特（Proust, 1871-1922）的成就也和巴爾札克有絕對性的關係，《追憶似水年華》（*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由七部小說組成，其中人物的刻畫及代表性都很難不令人聯想到《人間喜劇》。

一直到今天，法國小說家仍無法脫離此一文學巨人的影響，巴爾札克的著作也一直是法國高中生必讀的書籍之一。在作者細膩的文筆下，在重遊19世紀的同時，讀者可深切地感受到「小說即人生，人生即小說」的概念。於某種程度下，人性是永恆不變的，高老頭對女兒們不離不棄的親情、哈斯提涅對成功的不擇手段、紐辛根代表的金錢及佛特漢代表的黑勢力，對21世紀的我們來說仍是那麼熟悉。因此，巴爾札克屹立不搖的文學價值就如同這人性的永恆，因為真實而長遠。✎

9 L'Art romantique, 1869, Garnier, Paris, 1962, p. 535-536.